莊子/盜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讓王第二十八 ◄

莊子
盜跖第二十九

► 說劍第三十

孔子與柳下季爲友，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。盜跖從卒九千人，橫行天下，侵暴諸侯，穴室樞戶，驅人牛馬，取人婦女，貪得忘親，不顧父母兄弟，不祭一作「祀」先祖，所過之邑一作「處」，大國守城，小國入保，萬民苦之。孔子謂柳下季曰：「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，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。若父不能詔其子，兄不能教其弟，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。今先生，世之才士也，弟爲盜跖，爲天下害，而弗能教也，丘竊爲先生羞之。丘請爲先生往說之。」柳下季曰：「先生言：『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，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。』若子不聽父之詔，弟不受兄之教，雖今先生之辯，將奈一作「柰」之何哉？且跖之爲人也，心如涌泉，意如飄風，强足以距一作「拒」敵，辯足以飾非，順其心則喜，逆其心則怒，易辱人以言。先生必无往。」孔子不聽，顏回爲馭，子貢爲右，往見盜跖。

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，膾人肝而餔之。孔子下車而前，見謁者曰：「魯人孔丘，聞將軍高義，敬再拜謁者。」謁者入通。盜跖聞之，大怒，目如明星，髮上指冠，曰：「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，非邪？爲我告之：『爾作言造語，妄稱文、武，冠枝木之冠，帶死牛之脅，多辭繆一作「謬」說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搖脣鼓一作「鼓」舌，擅生是非，以迷天下之主，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，妄作孝悌，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。子之罪大極重，疾走歸！不然，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。』」孔子復通曰：「丘得幸於季，願望履幕下。」謁者復通。盜跖曰：「使來前！」孔子趨而進，避席反走，再拜盜跖。盜跖大怒，兩展其足，案劒瞋目，聲如乳虎，曰：「丘來前！若所言，順吾意則生，逆吾心則死！」

孔子曰：「丘聞之：凡天下有三德：生而長大，美好无雙，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，此上德也。知維天地，（能）辯彫萬一作「諸」物，此中德也。勇悍果敢，聚衆率兵，此下德也。凡人有此一德者，足以南面稱孤矣。今將軍兼此三者，身長八尺二寸，面目有光，脣如激丹，齒如齊貝，音中黃鍾，而名曰盜跖。丘竊爲將軍恥，不取焉。將軍有意聽臣，臣請南使吳、越，北使齊、魯，東使宋、衞，西使晉、楚，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，立數十萬戶之邑，尊將軍爲諸侯，與天下更始，罷兵休卒，收養昆弟，共祭先祖。此聖人才士之行，而天下之願也。」

盜跖大怒曰：「丘來前！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，皆愚陋恆民之謂耳！今長大美好，人見而悅之者，此吾父母之遺德也。丘雖不吾譽，吾獨不自知邪？且吾聞之：『好面譽人者，亦好背而毀之。』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，是欲規我以利，而恆民畜我也，安可長久一作「久長」也？城之大者，莫大乎天下矣。堯、舜有天下，子孫无置錐之地。湯、武立爲天子，而後世絕滅。非以其利大故邪？且吾聞之，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，於是民悉一作「皆」巢木上一作「居」以避之，晝（日）拾柞一作「橡」栗，（而）暮宿其一作「栖木」上，故命之曰『有巢氏之民』。古者民不知衣服，夏多積薪，冬則煬之，故命（之）曰『知生之民』。神農之世，臥則居居，起則于于，民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與麋鹿共處，耕而食，織而衣，无有相害之心，此至德之隆也。然而黃帝不能致德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。堯、舜作，立羣臣，湯放其主，武王殺紂，自是之後，以强陵弱，以衆暴寡。湯、武以來，皆亂人之徒也。今子，脩文、武之道，掌天下之辯，以教後世，縫衣淺帶，矯言僞行，以迷惑天下之主，而欲求富貴焉。盜莫大於子，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，而乃謂我爲盜跖？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，使子路去其危冠，解其長劒，而受教於子，天下皆曰：『孔丘能止暴禁非。』其卒之也，子路欲殺衞君而事不成，身菹於衞東門之上，是子教之不至也。子自謂才士聖人邪？則再逐於魯，削迹於衞，窮於齊，圍於陳、蔡，不容身於天下。子教子路菹。此患，上无以爲身，下无以爲人。子之道，豈足貴邪？世之所高，莫若黃帝。黃帝尚不能全德，而戰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。堯不慈，舜不孝，禹偏枯，湯放其主，武王伐紂，文王拘羑里。此六子者，世之所高也，孰論之，皆以利惑其眞，而强反其情性，其行乃甚可羞也！世之所謂賢士，伯夷、叔齊。伯夷、叔齊辭孤竹之君，而餓死於首陽之山，骨肉不葬。鮑焦，飾行非世，抱木而死；申徒狄，諫而不聽，負石自投於河，爲魚鼈所食；介子推，至忠也，自割其股，以食文公，文公後背之，子推怒而去，抱木而燔死；尾生，與女子期於梁下，女子不來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此四子者，无異於磔犬流豕、操瓢而乞者，皆離名輕死，不念本養壽命者也。世之所謂忠臣者，莫若王子比干、伍子胥。子胥沈一作「沉」江，比干剖心。此二子者，世謂忠臣也，然卒爲天下笑。自上觀之，至于子胥、比干，皆不

足貴也。丘之所以說我者：若告我以鬼事，則我不能知也；若告我以人事者，不過此矣，皆吾所聞知也。今吾告子以人之情：目欲視色，耳欲聽聲，口欲察味，志氣欲盈。人上壽百歲，中壽八十，下壽六十，除病瘦死喪憂患，其中開口而笑者，一月之中，不過四五日而已矣。天與地无窮，人死者有時。操有時之具，而託於无窮之間，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。不能悅其志意，養其壽命者，皆非通道者也。丘之所言，皆吾之所棄也。亟去，走歸，无復言之！子之道，狂狂伋伋一作「汲汲」，詐巧虛僞事也，非可以全眞也，奚足論哉？」

孔子再拜，趨走出門，上車，執轡三失，目芒然无見，色若死灰，據軾低頭，不能出氣。歸到魯東門外，適遇柳下季。柳下季曰：「今者闕然數日不見，車馬有行色，得微往見跖邪？」孔子仰天而歎，曰：「然。」柳下季曰：「跖得无逆汝一作「女」意若前乎？」孔子曰：「然。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。疾走，料虎頭，編虎須，幾不免虎口哉！」

子張問於滿苟得曰：「盍不爲行？无行則不信，不信則不任，不任則不利。故觀之名，計之利，而義眞是也。若棄名利，反之於心，則夫士之爲行，不可一日不爲乎？」滿苟得曰：「无恥者富，多信者顯。夫名利之大者，幾在无恥而信。故觀之名，計之利，而信眞是也。若棄名利，反之於心，則夫士之爲行，抱其天乎！」

子張曰：「昔者桀、紂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；今謂臧聚曰『汝一作「女」行如桀、紂』，則有怍色，有不服之心者，小人所賤也。仲尼、墨翟，窮爲匹夫；今謂宰相曰『子一作「今」行如仲尼、墨翟』，則變容易色，稱不足者，士誠貴也。故勢爲天子，未必貴也；窮爲匹夫，未必賤也。貴賤之分，在行之美惡。」滿苟得曰：「小盜者拘，大盜者爲諸侯。諸侯之門，義士存焉。昔者桓公小白，殺兄入嫂，而管仲爲臣；田成子常，殺君竊國，而孔子受幣。論則賤之，行則下之，則是言行之情，悖戰於胷中也，不亦拂乎？故書曰：『孰惡孰美？成者爲首，不成者爲尾。』」

子張曰：「子不爲行，卽將疏戚无倫，貴賤无義，長幼无序，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？」滿苟得曰：「堯殺長子，舜流母弟，疏戚有倫乎？湯放桀，武王殺紂，貴賤有義乎？王季爲適，周公殺兄，長幼有序乎？儒者僞辭，墨者兼愛，五紀六位將有別乎？且子正爲名，我正爲利。名利之實，不順於理，不監於道。吾日與子訟於无約，曰：『小人殉財，君子殉名。其所以變其情，易其性，則異矣；乃至於棄其所爲，而殉其所不爲，則一也。』故曰：无爲小人，反殉而天；无爲君子，從天之理。若枉若直，相而天極。面觀四方，與時消息。若是若非，執而圓機。獨成而意，與道徘徊一作「俳佪」。无轉而行，无成

而義，將失而所爲。无赴而富，无殉而成，將棄而天。比干剖心，子胥抉眼，忠之禍也。直躬證父，尾生溺死，信之患也。鮑子立乾，申子不自理，廉之害也。孔子不見母，匡子不見父，義之失也。此上世之所傳，下世之所語，以爲士者，正其言，必其行，故服其殃，離其患也。」

无足問於知和曰：「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。彼富則人歸之，歸則下之，下則貴之。夫見下貴者，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。今子獨无意焉，知不足邪？意知而力不能行邪？故推正不忘邪？」知和曰：「今夫此人，以爲與己同時而生、同鄉而處者，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，是專无主正，所以覽古今之時，是非之分也，與俗化世，去至重，棄至尊，以爲其所爲也。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，不亦遠乎？慘怛之疾，恬愉之安，不監於體；怵惕之恐，欣懽之喜，不監於心；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，是以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不免於患也。」

无足曰：「夫富之於人，无所不利。窮美究勢，至人之所不得逮，賢人之所不能及，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，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，因人之德以爲賢良，非享國而嚴若君父。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，心不待學而樂之，體不待象而安之。夫欲惡避就，固不待師，此人之性（也）。天下雖非我，孰能辭之？」知和曰：「知者之爲故，動以百姓，不違其度，是以足而不爭。无以爲，故不求。不足，故求之，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；有餘，故辭之，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。廉貪之實，非以迫外也，反監之度，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，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，計其患，慮其反，以爲害於性，故辭而不受也，非以要名譽也。堯、舜爲帝而雍，非仁天下也，不以美害生也。善卷、許由得帝而不受，非虛辭讓也，不以事害己。此皆就其利，辭其害，而天下稱賢焉，則可以有之，彼非以興名譽也。」

无足曰：「必持其名，苦體絕甘，約養以持生，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。」知和曰：「平爲福，有餘爲害者，物莫不然，而財其甚者也。今富人，耳營鍾鼓管籥之聲，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，以感其意，遺忘其業，可謂亂矣。佞溺於馮氣，若負重，行而上也，可謂苦矣。貪財而取慰，貪權而取竭，靜居則溺，體澤則馮，可謂疾矣。爲欲富就利，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，且馮而不舍，可謂辱矣。財積而无一作「不」用，服膺而不舍，滿心戚醮，求益而不止，可謂憂矣。內則疑劫一作「刦」請之賊，外則畏寇盜之害，內周樓疏，外不敢獨行，可謂畏矣。此六者，天下之至害也，皆遺忘而不知察。及其患至，求盡性竭財，單以反一日之无故，而不可得也。故觀之名則不見，求之利則不得，繚意（絕）體而爭此，不亦惑乎？」